

散文

雪和太阳的光芒

王吴军

去年冬天，我曾写了一篇关于雪的散文。那时，我正处于极度的孤独中。二十几天后，我像平常一样回家，收到了一本杂志，看到上面果然有我写的那篇关于雪的散文。我站在一片寂静中，靠着墙，轻轻抚摸着那洋溢着墨香的杂志，静静地阅读着，心中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悸动。

夜色中，忍不住打开了那台老式的旧唱机，倾听着一首名为《飘雪》的歌。歌声在婉约地萦回，女歌手那清脆的声音为我营造出一种轻盈美丽的雪的国度，一片片的雪花像是飞舞的蝴蝶，在身边翩翩飘扬。我仿佛走进了故事中的村头，四周一片宁静，那歌声和雪融合在一起，如同一声声亲切的呼唤，从温暖的家园里隐约传来，若即若离地牵挂着我，使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不慌不忙地散步，心中却是安静的，没有丝毫的慌乱和迷茫。冬天，藏在雪花里的温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慢慢穿越时空的阻隔，如同春天的花香一样涌了出来，贴身，入心，弥漫在我被孤独的情绪迷茫了的双眼中，再进入我那寂寞洋溢的思绪中。雪花四处弥漫，犹如多情的音符，它那淡淡的柔和轻轻的软，迫不及待地舞动出美好的韵致，在我温柔的目光里，显现着温柔的风姿。我的思绪如春风里的青

草一样摇曳着，一股温暖的感觉就如一缕明媚的阳光一样，在我所能触及的时空里，流淌着，生动着。我喜欢冬天，喜欢雪。在季节的轮回中，我在冬天的飘雪中守候着一段激情，也守候着一份期待。在守候的过程中，我只能用想象在心最柔软的地方不断地描绘着一个温柔的身影。每年的萧瑟时节，我的心就会变得平静一些，在忙碌的时候，我也会偶尔停下来，在心里告诉自己，冬天来了，冬天就要来了。我不是渴望寒冷，绝对不是，冬天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寒冷，我期待的是冬天带给我的那种宁静和简洁。我的生命并不缺乏寒冷的东西，只有那种宁静和简洁的感觉，才会让我感觉到心灵的安详。在冬天，我会陷入思考。是的，我开始闭上眼睛用心去思考，瞬间，或者是很久。当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有泪水想要流淌出来。

“在青草地上跑着，雪和太阳的光芒……”这是出身贫苦农家的年轻诗人海子的诗句。海子是给诗坛留下灿烂光芒的一颗耀眼的星，他这样的诗句让我看到了白雪中的青翠，让我沉浸到一种绚丽而热烈的意境中，尽管心中无限寂寞，尽管诗人和世界有着某种隔膜，但是，纯真而敏感的心灵却有力量感受这个世界的情愫、温暖、光

芒和善良，还有大自然宽阔的胸怀。是啊，即使是飘雪的冬天，也有“一颗放射光芒的星辰，在你头顶寂寞燃烧”。我不禁又想起了故乡的田野。记得少年时期，一到冬天，田野平静了下来，粮食都回家了，果实芬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飘逝。这时，父亲和母亲终于可以整天待在家里，但他们依然有事要做。即使是飘雪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没有闲着，他们围坐在柴火旁边剥花生，为下一年的播种准备种子。只要勤快，事情总是做不完的。有阳光的冬天的午后，父亲扛着锄头去地里侍弄白菜和萝卜，或者，把家里那头黄牛牵出来，让它晒太阳。黄牛拴在树下，它在冬天也从劳作中停息下来，在悠闲的反刍中细细体味着岁月的滋味。除了下雪，冬天的天气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时光显得不紧不慢，从容而悠然，一切都一动不动。其实，一切也都是变化着的。父亲还会让我扛一把铁锹，跟着他到屋后那片不会积水的地方，父亲说：“就在这里挖吧。”他用铁锹挖下去，土壤松软。我们很快就挖出了一个方形的坑，然后，把母亲精心挑选出来的红薯、芋头、萝卜放进去，再用秸秆盖在上面，封上土，冬天的食物就贮存好了。

冬天黄昏的宁静中，我常常在阳台上看着一些鸟飞过，转瞬即逝。冬天的天空依然单薄而灰暗，没有灿烂的阳光和柔美的云，也没有看见鸟飞过后留下的翅膀的痕迹。但是，我仿佛能听到鸟飞翔的声音，清脆地在我的耳边萦回。我忍不住向远处眺望，又是几只鸟，它们从楼顶一掠而过。天色虽然阴暗，但阴暗中似乎透出一丝光亮，像

一个柳暗花明的故事。我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仰着头，来回徘徊着，步履缓慢，像是在和有些人或有些事进行告别。也许那几只鸟是路过这个城市的，它们是要飞到温暖的地方去。暮色渐浓，星星点点的灯火亮了起来，城市里的人躲在烧满暖气的屋子里过着自以为是的的生活，他们很少有人注意到鸟的飞翔。天空中的鸟有它们的方向。我以为，鸟为了追寻温暖，它们的长途迁徙和万里跋涉是幸福的。鸟不会疲惫，也不会气馁，在飞翔的时候，鸟的眼睛总是弥漫着梦一样的神采。为追寻温暖而飞翔的鸟懂得惜时如金，懂得昼夜兼程。在追寻温暖和幸福方面，人类比鸟要脆弱得多。城市对于鸟毫无吸引力，浮华对于鸟也毫无吸引力。人虽然也像鸟一样，但许多人却无比眷恋浮华、安逸的生活，而且，许多人总是很难找到可以相互取暖、同甘共苦的伙伴，很多人也缺乏追寻幸福的真正勇气，在朝朝暮暮的时光流逝中，许多人只是留下了一声声的喟叹。的确，有许多人是不敢去做勇敢飞翔的鸟的。也许，更多的人只能像鸟一样，在冬天的某个时刻，独自看着一刻不肯停下来的鸟。那些鸟飞翔的姿态，多像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

时间不会停留，任何美好的事物也不会永远停留。雪和太阳的光芒在冬天里闪耀，果子熟了，如果不及采摘，就会在冬天里完全腐烂，直至消失。浮士德在理想实现后忍不住感慨万千地说：“美好的时刻，请你停留。”在冬天的气息中，面对着流逝的时光，我仿佛听到了一种深沉而朴素的声音，响彻了我心灵的天空。

海萍一把拦住母亲：“咱不体罚孩子。你那一套都是老方法了。”姥姥赶紧辩解：“我什么时候打过？我那不吓唬他吗？”

海萍说：“吓唬也不行，有暴力威慑在里面。”

欢欢自己就开始摇手了：“不！不！不！”

海萍：“妈妈不打。但妈妈要处罚欢欢。你说，怎么处罚欢欢？”

欢欢歪头想了想，回答说：“妈妈抱抱吧！”

姥姥大笑，姥爷也笑了：“哎哟！这个小滑头！”

海萍愣住了。呆住了。怔住了。心如刀绞。

大家都在笑，连欢欢也在笑，周围的笑声却离她如此之远，她在笑声中旋转。

两岁半的欢欢，虽然话还说不利索，但意思已经完全明白了。

海萍要处罚他，他选择抱抱。

孩子已经懂事了。他知道谁是他的亲人。

“我为什么要一个孩子？我要他，难道就为了有一天，他想起我的时候，甚至想不起来模样吗？难道就为了有一天给他一套房子吗？难道就为了别窝吗？”

海萍在一片笑声中蓦地决定：“回去就买房子！马上买！我要和我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我要买房子。”这是海萍回来后的当晚，在一切收拾停当以后冲老公说的第一句话。她向苏淳摆摆手：“你不要劝我或问我。我已经决定了，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这一路我都不想清楚了。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不要太偏僻，价格大约是80万，首付20%就是16万。我们存款加公积金8万，还要借8万。你的任务就是问你爸妈要钱，无论如何要借来4万。剩下2万，我父母拿两万。你着急，我不是让他们少出钱，而是以后不给他们寄养儿子的钱了，你也知道现在养孩子多贵。另两万，我把海萍结婚的钱先拿来用，让她等等再结婚。这样，咱们的首付就有了。等钱一到账，咱们就去看房，尽快定下来这件事。”

苏淳从不直接提反对意见。海萍是顺毛的驴，若惹毛了，基本上就是顶风作案。

周日，海萍带着一大堆衣服过来。这是姐妹俩的约定。每个星期来一次面，把俩人的衣服交换一遍。这样，姐妹俩就不用购置太多的衣服，还显得满脑子的。

“姐夫呢？”

“他加班。”其实海萍在海萍来之前把丈夫支走了。她怕当着苏淳的面跟姥姥谈钱，丈夫会难堪。

“海萍，跟你商量个事。吃菜！吃菜！”海萍把不多的几只红虾夹到海藻碗里。

“什么事？”

“你手头有多少存款？”

“我哪有什么存款啊？这不刚找到工作吗？中间歇好几个月，吃的都是老本。我发现，在上海这种地方，要想存起钱来，比登天还难。”

“到底多少？你能拿出来？”

海藻仔细想了想：“8000块？”

“8000块你还想明年结婚？这转眼就到明年了！小贝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你干嘛什么时候买房子啊？”

“租嘛！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买。结婚容易得很，不就是领张证吗？”

“我现在要买房子，很需要钱。你能不能把你手头的钱，加小贝的钱，先借给我用一用？”

“你要多少？”

“最少2万，多不多？”

“好，我过两天给你送来。”

海藻跟海萍的感情，那真是让海藻去死都可以。因为，海藻的命运就是被冲到厕所里面。作为两个红旗下长大、遵守规范的好公民好职工，两人都没想过要把海藻留下。妈妈准备去医院的几天，有意无意地问海萍：“海萍啊！你觉得有个弟弟妹妹好不好？”海萍快乐地地点头：“好好！我要跟弟弟！”可是，你所有的小伙伴都没弟弟妹妹，就你有，多丢人啊！”如果所有人都没有，就我有，多骄傲啊！”海萍心里先拿来用，让她等等再结婚。这样，咱们的首付就有了。等钱一到账，咱们就去看房，尽快定下来这件事。”

苏淳从不多说反对意见。海萍是顺毛的驴，若惹毛了，基本上就是顶风作案。

周日，海藻带着一大堆衣服过来。这是姐妹俩的约定。每个星期来一次面，把俩人的衣服交换一遍。这样，姐妹俩就不用购置太多的衣服，还显得满脑子的。



蜗居

郑邑旧事 朱元璋与洞林寺

朱永忠 卢玉根

洞林寺位于郑州西南18公里处，荥阳贾峪洞林村北，是中原地区四大名寺之一，建于东汉末年，有1800多年历史。

据民间口碑相传，元朝末年，元顺帝暴虐无常，朝纲混乱。安徽一代因旱灾严重，朱元璋少儿时出家当和尚的皇觉寺收不上租粮和香火钱，方丈借口将朱元璋赶出寺院。朱元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背井离乡，一路乞讨，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河南洞林寺避难。在洞林寺当上了一名苦行僧，每天鸡叫头遍就得起床，先洒水，然后打扫大殿、厅院及山门，打扫完毕，也该吃早斋了。白天还得挑水、砍柴，帮火头僧烧锅、刷碗，从早忙到晚。日复一日，把朱元璋累得筋疲力尽。有一天凌晨，朱元璋感觉到头痛发烧、浑身酸痛，对着大殿里的众神像发脾气说：“今儿打扫殿堂，我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你们自个出去吧！”话音刚落，众神像规矩地一个个挪了出去，连朱元璋也看呆了，他愣了一会

来也怪，那个侍从神像真的一声不吭，拿起笤帚扫了起来，而且把昏昏沉沉都扫得干干净净。朱元璋满意地对站在院里的众神像说，扫干净了，请都归位吧！那神像按顺序先后一扭一扭地都挪到原位。从此，每天凌晨，朱元璋一起床，就让众神像自个出来，让侍从神像打扫卫生，他倒坐在一边图清闲。

久而久之，该寺元觉方丈听到了风声，一天凌晨，他躲在大殿外，窥视朱元璋，只见他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来到殿内，听他说一声众神像果真都走了出来，一个侍从神像不慌不忙地拿起笤帚扫起地来。方丈大吃一惊，认为和尚朱元璋长得咋样，本事还真不小呢，肯定不是个凡人，时间久了，恐怕给寺里惹出麻烦，带来灾难，就封了两串铜钱，以朱元璋佛缘已尽为由，把朱元璋打发出寺。从此，朱元璋便在荥阳、郑州一带给大人家当长工、放牛为生。故民间流传颇多朱元璋的传奇故事。



藏民小屋(油画)

李亚红

郑州地理 二十里铺

刘德玺

二十里铺在圃田以西，客运站以东，坐落在郑汴公路以南。因在郑州老城以东二十里而得名，隶属于管城区圃田乡。二十里铺又叫道士铺，传说是战国时著名道家人物列子脱凡升天的地方。

列子名列御寇，战国时圃田村(今属管城区)人。列子是神农氏的后代，父母都是农民，他出生那天紫气冲天，异香扑鼻，老宅上空祥云朵朵。列子家贫，常常吃了上顿无下顿。郑相子阳派人给他送粮，其妻正愁无米下锅呢，看见送来的粮食十分高兴。列子却对人说：“谢谢宰相的好意。我无功受禄，怎能白要这些粮食呢？”妻子埋怨他说：“咱家里穷得叮当响，你却将宰相送的粮食回绝了，难道我们命中注

定要受穷吗？”后来子阳实行暴政，百姓们起而发难把他杀掉了。列子没有受到丝毫牵累，仍旧云游四方求师访友。他对黄老哲学颇有见解，一生安贫乐道，主张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独树一帜。

传说列子晚年时出家云游来到二十里铺，但见彩云映天，清风徐徐，半空中隐隐约约传来鼓箫笙笛之声。太上老君银发白须，笑微微地立于云端。列子立刻腾云驾雾，御风而行，随着太上老君飘飘然升天而去。上帝见了大喜，封他为冲虚真人，每年立春他御风遨游，所到之处草木复苏万物峥嵘。

二十里铺和凤凰台一带时常感受列子的离合之风，塘中荷花红艳，田里稻米奇香，十里长岗绿桐如云，招来彩禽比翼百鸟朝凤。随着城区的扩大，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路纵横高楼林立，美丽神奇的田园景色已成昨日风光。两千多年过去了，许多人仍把二十里铺称道士铺，纪念这位郑州籍先哲。

“司空见惯”探源

陈永坤

“司空见惯”这个成语，是说某一事物是常遇见、不稀奇的。引用时，一般都带有贬义。

据记载，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苏州当刺史时，有个卸任的司空(管理建筑工程的官吏)李绅，因为久仰刘禹锡的盛名，就设宴招待他。酒席间，李司空叫来一名歌妓，只见她高髻云环，宫样装束，十分艳丽。李绅要她唱歌助酒

兴。歌妓一边翩翩起舞，一边用轻柔、婉转的声音，一扬一抑地唱着。刘禹锡生平第一次遇此情景，感触很深，诗兴也就油然而生了。当时就赋诗一首，赠给李司空。其诗云：“高髻云环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诗说，如此妖艳的歌妓，动人的曲调、奢华绮靡的场面，都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而对司空来说，却不稀奇，是经常看见惯了的事情。刘禹锡的这首诗嘲讽了李绅的铺张浪费的场面，后人从这个故事中便提炼出“司空见惯”这一成语了。



天颖(国画)

向亚平

随笔

老屋随想

刘志坚

前些日子，因便回了趟老家。作为岁月记忆的旧居，它将永恒于我心底。

心底的老屋，四季分明，燕子在屋檐边呢喃时，春天就来了。蝉歌在樟树梢头沉浮时，那是夏日的午后。屋后枫叶流丹时，就有了秋意。当落叶撒向屋顶时，便有寒风敲窗。紧接着檐角挂冰，该是燃放过鞭炮的时候了。四季物候，就这样繁忙管般般地流转，穿越二十四番花信风，记载人事代谢。

而今，老屋羞愧地露出它衰败的容颜，孤独地站立在岁月的尘埃里。它很龙钟了，见到它，一些很沧桑的往事，便如垂挂在对门山上那一帘飞瀑，迎面而来。

午后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垂下，洒落在老屋苍白而斑驳的粉墙上。燕雀不来，人声寂寥。正如王聪所描绘的

“燕子已无踪影来，梁间空落百年埃”。我眼角有点潮湿，心也酸酸楚楚了。

由一块巨石雕凿而成的水缸，依旧盘伏于门前，与老屋相伴。它是先人的遗物。不知经历了几世几劫，沉默如故，今人已不知它为何物，在我却是最熟稔的了。每天霞光初露时，父亲便会挑回泉水，将水缸灌满。让水缸荡着云影天光时，就喊我们起床。厨房也升起缕缕炊烟，农家一天的劳作生活开始了。

老屋一侧，原有三棵百年古樟。硕大的树冠撑起蔚蓝色的天空，坠下清凉，翠绿着我们每一个清苦的日子。而今，老树依旧，但不是原来的古樟，我仰起头来，树叶间没有鸟鸣，没有蝉唱，也没有了我熟悉的背影。和我在老屋共度时光的父母，都已形影消逝。他们都已先后离开自己双手垒起的老屋，去了另一世界。想到他们

在老屋的庇护下，为了抚育我们成长，付出过很多的艰辛。这老屋，这土地，留下他们浓烈的气息和足迹。

一条老气横秋的黄狗，走了过来，用充满疑惑的眼光打量我，不知它是不是我喂养过的那只黄狗的后代。它洞察我心思的愚钝，温驯地向我摇了摇尾，眼睛里写满故人相遇的那种亲切和爱怜。

我轻轻抚摸着水缸边的青苔，凉意沁人。缸里不再盛水，只盛着时光和一层厚厚的尘埃。几十年了，能印证我逝过的那段生活历程的还有这水缸了。它为我盛水，盛过日子的苦难和乳汁般的甘甜。它让我反刍往昔岁月的艰辛，回味童年生活的贫瘠和苍白，和与之相随的那份恬静和快乐。

屋前的晒谷坪，已荒芜了，坎坎坷坷，芳草萋萋。抬眼而望，村前小溪依旧蜿蜒，对门青山巍然依旧。山上那一挂流水还在，还是一帘飞瀑，还是一碧青翠如昔。正如前人诗云：丹楼紫阁皆形势，只有江山古到今。老屋已老，青山常青。



宋国兵 红石

在这场美国空前的经济浩劫中，只有最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先知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投机大戏即将落幕，这些人得以及时抛出所有股票转而大量持有政府债券，他们都与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圈子以外的人，有些即是超级富豪，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圈子包括 J.P. 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以及他们选定的“优先客户”，如伙伴银行及与他们保持亲善的著名实业家、重要政客和友好国家的统治者。

诚实货币的最后抗争

在整个世界现代史中，没有一个事件像刺杀肯尼迪总统这样明目张胆、毫无掩饰、无所顾忌地践踏民主政治了。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三年中，18 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 6 人被枪杀，3 人死于车祸，2 人自杀，1 人被刺喉，1 人被炸断了脖子，5 人“自然”死亡。英国的一名数学家在 1967 年 2 月的《伦敦星期日时报》中声明，这种巧合的概率为 10 万分之一。从 1963 年到 1993 年，115 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

在 40 多年的岁月里，肯尼迪遇刺案的各种证据和证人早已灰飞烟灭了，人们将无法得到确凿的证据来判断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但是犯罪心理学却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研究谋杀案件的动机，从而打开通向真相的大门。

总统令 11110 号：肯尼迪的死亡证书

1963 年 11 月 22 日，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当第一夫人杰奎琳随着丈夫的遗体乘坐空军一号到达华盛顿机场时，她仍然穿着溅满肯尼迪鲜血的大衣，她坚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看自己犯下的罪恶”。此时的凶手奥斯瓦德仍被警方看押，杰奎琳所说的“他们”又是谁？杰奎琳在自己的遗嘱中说道，在她死后 50 周年(2044 年 5 月 19 日)，如果她最小的孩子已经去世，她授权肯尼迪图书馆公开一份 500 页的关于肯尼迪的文件。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最小的儿子在 1999 年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了。

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在 1968 年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几乎肯定可以最终当选总统，但是就在他肯定胜利的时候，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乱枪打死。

沃伦委员会让人生疑的还有封存所有文件、档案和证据长达 75 年，

直到 2039 年才能解密，这些文件涉及 CIA、FBI、总统特务警察、NSA(国家安全局)、国务院、海军陆战队等机构。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机构还涉嫌销毁证据。

2003 年，肯尼迪遇刺 40 周年，美国 ABC 广播公司搞了一次调查，70% 的美国人认为刺杀肯尼迪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阴谋。

如此大规模的协调和组织，如此明显的证据和证人的封杀，都说明肯尼迪遇刺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问题是，肯尼迪家族也是国际银行家集团的“圈里人”，其父约瑟夫·肯尼迪就是在 1929 年股票崩盘时大获其财，后来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首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跻身亿万富豪的行列了。如果没有这样显赫的家境，肯尼迪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那么肯尼迪何以得罪了整个统治精英阶层，以至于落得杀身之祸呢？

毫无疑问，肯尼迪是一位富有雄心和才干的人物。当肯尼迪越来越强烈地想按照自己良好的意愿来运作这个国家时，他就必然与他背后的强大而无形的统治精英集团产生尖锐的冲突。当冲突的焦点涉及国际银行家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货币发行权的时候，肯尼迪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

1963 年 6 月 4 日，肯尼迪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 11110 号总统令[3]，令令美国财政部“以财政部所拥有的任何形式的白银，包括银锭、银币和标准白银美元作为支撑，发行‘白银券’”，并立刻进入货币流通。

肯尼迪的意图十分明显：从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如果该计划最终得以实施，美国政府将逐步摆脱必须从美联储“借钱”并支付高昂利息的荒谬境地，并且以白银为支撑的货币不是“透支未来”的债务货币，而是基于人们已有劳动成果的“诚实货币”。“白银券”的流通将逐渐降低美联储发行的“美元”的流通度，很可能最终迫使美联储破产。

如果失去控制货币发行的权力，国际银行家对美国这个最大的财富创造国将失去大部分影响力，这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